

万箭穿心



文图无关

主人公李宝莉年轻时美貌能干,但性格过于强势,让丈夫马学武十分压抑。为了排解苦闷,马学武与同厂的打字员成了秘密情人。李宝莉发现了这个秘密后,打电话报警,马学武和打字员在旅馆被抓。丈夫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跳江自尽。儿子小宝不能原谅母亲对父亲的伤害,大学毕业后毅然与母亲断绝关系,辛苦操劳大半生的李宝莉该何去何从?

话不投机

这天的晚上,李宝莉早早把儿子弄上床,然后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,套上马学武穿破了的旧T恤,凑到老公马学武身边。马学武正躺在床上看金庸的《鹿鼎记》。马学武是大学毕业,他的文化水平,李宝莉除了佩服还是佩服。当初漂亮的李宝莉肯跟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,就因为这个。好朋友万小景百般不解。李宝莉说,找个没有文化的人,生个儿子像个茗,又有什么用?这年头,有板眼才有根。有文化的人智商高,这东西传宗接代,儿子也不得差。往后儿子有板眼,上大学,当大官,赚大钱,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。反正我的小孩将来又不当鸡做鸭,生张好看的脸模子,还不是浪费!

一番话,说得万小景瞪着她只发傻。李宝莉没读过什么书,小学毕业就出来帮家里卖菜挣钱,但她经常能说出一些深刻的人生道理,那些道理令高中毕业的万小景悟一辈子都悟不出。万小景不是很看得起李宝莉,但却从小学就一直跟她死党,万小景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有一回还问李宝莉,李宝莉却有几分得意,说大概因为你是个笨人,但是我比你还要笨,你在我这里就找到聪明的感觉了。这话说得真是要把万小景噎死。躺在床上的马学武看了李宝莉一眼,说买点睡衣穿不行?又不是蛮贵,又不是没有给你钱。李宝莉说,哎呀,这就可以了。反正你穿破不要了,我接个脚,蛮好。又没得外人看到,马学武说,套件男人的破T恤,要几难看就有几难看。李宝莉就笑,说衣服难看怕什么?里面的人不难看就行了。马学武淡淡说了一句,天晓得。

李宝莉没听见马学武的话,她笑嘻嘻地朝马学武身上贴,又拉过马学武的被子,盖住自己的身体,说今天我拉小景看我们的房子了。小景也说房子好。马学武说,嗯。李宝莉说,你晓不晓得?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可以看到长江咧,看得蛮清楚。马学武说,晓得,我特地点的这套。李宝莉说,小景也说这套房子太好了。还说你的八字好,把我的运道也改好了。本来我的八字蛮不好的,小时候算命先生就说过这个话。我这辈子硬是沾了你的光。马学武说,她现在晓得说人话了?以前是怎么反对你跟我结婚的?这个势利眼。我要不当厂办主任,她看我都没得好脸色。李宝莉说,喂,莫这样讲呀,小景是我的朋友,她当然要替我考虑。

马学武说,她替你考虑?她还是不想你嫁给她那个干哥哥。你要是听了她的,结果怎么样?那老兄吃牢饭,你还不是跟着守活寡。李宝莉说,这是哪八百年前的事,还提它干什么?马学武说,那你就莫跟我提万小景。她这种人呀,我看见她就烦。

李宝莉不高兴了,说放屁!她哪点惹了你?马学武说,她是没有惹我,但她做的事惹了我。看她那个老公,赚了几个小钱,天天在外面嫖。小景不晓得?晓得了还容他?图什么?不就是图他的钱。未必你们女人离了男人的钱就不能活了?就算换套行头去当“鸡”,也比受这口窝囊气强吧?

李宝莉火了,她一掀被子,跳下床,指着马学武骂道,呸!王八蛋!你们男人没得一个好东西。那个臭男人天天在外面嫖,小景为了她那个家,才包容下来。你不骂那个男人,倒骂小景。你有没有替女人想过,离了会怎么样?公公婆婆那边怎么交代?街坊邻居这里又怎么说?还有小景的丫头小伢,怎么告诉她?说她老爹在外头玩女人?你以为离了婚,这些别人都不问?我呸!还不是为了护着你们男人的脸面,我们女人才肯忍下气来。你以为光是钱?离了男人那些狗屁钱,老子女人们一样过得好!

马学武白了她一眼,说你这样想最好。我懒得跟你多说,说多了,还惹你骂通宵,明天我还要接待局里领导,你明天最好莫跟我过招,我惹不起,躲得起。说完,马学武爬起来,抱起被子,到儿子小宝的小床上去了。

李宝莉一天的好心情到此打住。李宝莉咬牙切齿磨半天,几番都想冲过去跟马学武厮打一顿才好。但是她想起新房子和万小景白天说的话,就忍了。而且是忍了又忍,方把自己忍了下来。李宝莉做到这一步,相当不容易。换了以前,她是一定不忍的。马学武在车间当技术员时,脸上常常挂着彩去上班。这就是李宝莉的绝活。拼力气打架她不如马学武,但她会掐人,而且只掐脸上。掐得马学武没面子——人人都知道脸上的指甲印是老婆的。为了少受伤,马学武就会学乖,能让就赶紧让,多一句狠话都是不敢说的。

现在马学武居然句句跟她顶,而且连她的好朋友小景都骂,真是翻了天。这叫家过日子一直打胜仗的李宝莉如何承受得住?更受不住的是李宝莉不能再去掐马学武。因为马学武早已不在灰蓬蓬的车间干活,而是当了厂办主任。开口闭口要去接待局里的领导,她李宝莉再蠢,也得为马学武顾这个面子,否则臭名远扬的只会是她李宝莉。

李宝莉憋着气,想了又想,却想不出办法来修理马学武。好在李宝莉是个会想的人,既想不出办法修理老公,就想得出办法安慰自己。李宝莉自道小景连老公在外面泡妞嫖妓那样恶心的气都忍得下,我岂不比她强得多?这样想过后,李宝莉心里舒服一点。夜晚一个人睡在大床上,却也没有失眠,呼噜照样打得嗡嗡响。倒是小床上的马学武一夜没睡着。他想,这个婚姻带给他的幸福多呢还是痛苦多?这个问题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。

灰头土脸

一夜之间,马学武就白了头发。一夜之间,马学武就在厂里臭不可闻。和马学武一起走进旅馆的女人是厂办的打字员。俩人正苟合得惬意,警察闯进门来。据说马学武惊吓得短裤穿了五分钟都没有穿上。他们双双被带进派出所。警察一看两人神色,就知道不是卖淫而是通奸。录完口供,便打电话让厂里保卫处过去领人。保卫处长虽与马学武平级,权力却不及马学武大,怕自己镇不住,便又叫了副厂长一道。副厂长是马学武的同学,一听出了这事,摇头叹气,却也无奈。一直折腾到半夜,算是把两人弄了出来。

马学武的厂办主任当天被撤,厂长气得一脚踢垮办公室的一张椅子。因为马学武是他力主提拔的,这个家伙却让他当众面前毫无颜面。马学武无话可说,一言不发地回到车间重当他的技术员。那个打字员被她的丈夫领回去后,再也没有去上班。后来听说办了提前退休。

那天李宝莉也被叫去了厂里。她静下心听副厂长讲述过程,脸上无一丝笑意。都知道李宝莉的厉害,以为她会大大发作一通。却不料,没等副厂长说完,李宝莉便说,不消细讲了,男人嘛,哪个不拈花惹草?有人跟他,是他有魅力,只要我不介意,不就得得了?李宝莉一派大家风度的镇定,不仅令副厂长瞠目,也令马学武感动万分,心想真正是自己对不起老婆李宝莉了。厂里人听说这事,个个讶异。男人们便赞许地议论说,马学武的那口子,平常像个恶鸡婆,可是大事上头,还真真是深明大义。李宝莉听到这话,心道放你妈的屁!

李宝莉在电话里用非常平静的口吻向万小景讲述事情的过程,当然她也没有漏掉自己的那个报警电话。万小景在电话的那头惊呼着,说宝莉,你疯了!宝莉,你想害死你的男人啊!万小景正在发廊做头发,结果做了一半便打着的士赶到李宝莉家。李宝莉见万小景第一句就说,我只是不想让人家抢走马学武,现在我达到了我的目的。万小景说,那你早干什么去了?你早怎么不好好爱他,让他赖在你身边不想走?李宝莉说,像我这样长相的人,嫁给他那种人,是他的福气。他好好爱我还差不多,凭什么要我去好好爱他?万小景说,你这是什么狗屁话?就是因为你这么想,你才抓不住马学武。李宝莉说,根本不是我的问题,是男人心花。你老公不也这样?万小景说,他跟马学武是两回

母子绝情

小宝初八就要上班。初七的晚上,小宝背着李宝莉的公公婆婆对李宝莉说,跟你说个事。李宝莉说,蛮好,跟妈一起坐一下。但是小宝的话却让李宝莉倒吸一口冷气,这冷气一直穿透到心。小宝说他为了让爷爷奶奶过得舒服,贷款在武昌的湖边买了套连体别墅。小区空气蛮好,环境也优雅。特适合老人家居住,他准备让爷爷奶奶搬过去跟他住在一起。

李宝莉心里顿了一下,嘴上还是脱口而出,我呢?小宝说,爷爷奶奶由我来养,你就不用再管了。他们的养老送终也由我来操心,也不消你操心。你去过自己的日子。我不会给你钱的,因为你自已赚钱养活自己,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李宝莉说,我答应过爷爷奶奶,我要对他们负责到底。小宝说,我已经跟爷爷奶奶商量过了,他们都同意跟我,毕竟我是马家的人。李宝莉说,未必我不是马家的人?小宝说,不是你自己去判断。反正爷爷奶奶的事以后你不用再管。你只当你的这个任务完成了。李宝莉沉默好一阵,方叹了一口气,说你们硬要这样,我也无话可说。

小宝继续说,我买房子的首批款不够,我打算把这处房子卖掉,所以,你得自己到外面找地方住。心里正被这事刺痛的李宝莉猛然呆住,她望着小宝一时没有转过神来。小宝说,我讲的话你听清楚了没有?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?李宝莉这才反应过来。李宝莉说,你是要赶我走?小宝说,不是。我是在跟你商量。不过,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,爸爸死后,我是房主,我有权力处理自己的房子。这屋里的东西,除了爸爸的照片,其他的,你都可以拿走。

李宝莉被小宝的语气所激怒,她想,天啊,这就是我儿子?他真的是我的儿子?李宝莉脱口道,放屁,这房子是我的,你休想卖。小宝说,你不消跟我闹,闹开了也没有好结果。李宝莉说,不管什么结果,我都不搬出去。小宝说,你爱搬不搬,反正这房子我是卖的,我有权力处置我自己的财产。

第二天小宝上班去了,中午李宝莉给他挂了个电话。李宝莉说,你必须回家一趟,否则弄得我们母子两个都难堪。小宝当晚便赶了回来。李宝莉把小宝叫到楼上的平台上,说这是丑事,我不想让爷爷奶奶听到。小宝说,也好。我也觉得丑事只能我们两个人面对面。李宝莉说,房子的事,我找了律师。律师说了,这个官司打起来,你赢不了,但是我们母子关系恐怕就伤透了。我不希望我们两个变成这样。我们是亲母子,这是人间最亲的关系。

小宝盯着李宝莉,月光很淡,但小宝的眼睛却贼亮贼亮,亮得让李宝莉心虚。小宝说,我早就跟你没得母子情了。李宝莉说,你说些什么话?我十月怀胎,生你养你,一辈子耗了大半辈子,我替人挑货加卖血,差不多都是为你而活,你跟我说话?以前当你是年龄小不懂事,现在你也是成人,将来也要为父母,说这话你有没得良心?

小宝的表情也变了,他望着李宝莉,嘴唇抖了半天,才说,不要跟我说良心。我小时候,天天看你欺负爸爸。爸爸不管怎么做,你总是骂他吼他。后来他死了,我先以为他是接受不了下岗的事实,去跳了江,觉

事。他这个人,本来就花,马学武呢?是你硬把他逼到这条路上去的。李宝莉说,你这才是狗屁话。

两个人见面就拌嘴,一拌就是一个钟头。万小景无奈了,说有一天后悔了,你莫到我这里来哭。说完,又打着车回到发廊继续做头发。发型师的手在她头上盘转时,万小景越想越不对,她给李宝莉打了个电话。万小景说,宝莉,有句话,你非得听我的。任何时候不能跟任何人透露你打电话报警的事。李宝莉在电话那头思索片刻,方说我晓得了。

马学武已然不再是以往神气活现的马学武。他成天灰头土脸,整个人都垮了下去。车间工人口没遮拦,常寻他的开心,老有人追问打字员床上功夫如何?问罢也不指望听到马学武的回答,就哈哈大笑。马学武在车间多呆一分钟都难受。所以每天一下班,早早地奔回家来。

回到家里,李宝莉的脸色却也不是好看的。李宝莉在外面说得好,在屋里却没有放过马学武。马学武觉得这样也算难为了李宝莉。你还指望一个女人遇到这种事真能够心平气和?所以马学武自知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。只是夹得时间长了,马学武内心开始异化。首先马学武不敢说菜好吃还是不好吃。他一开口,李宝莉会说,你去叫那个野女人做给你吃好了。马学武也不敢看电视剧,因为电视剧总有风流男女不干不净的事。每看到此,李宝莉就问,那个野女人怕不也是这样勾引你的吧?

马学武一生都很顺,这事就是他最大的伤口,马学武一直想让它赶紧结疤,可是李宝莉却偏不。她仿佛每天都要撕开来探头看上一看,以致马学武见到李宝莉心里就紧张。最要命的是夜晚,李宝莉每每想要与他亲热,他都无法放松。几个月难得有一回成功,气得李宝莉几次要跟他打架。因为被抓现场时,他正在打字员的身上,惊吓过度,从此不振。李宝莉骂道,未必非要野女人,你这个家伙才硬得起来?这时候的马学武想到小宝床上躲避一夜的勇气都没有了,因为那样李宝莉就会说,你就这么嫌弃我的床?

马学武觉得自己的日子在黑暗笼罩之中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他的脸上渐无笑容,说话的时候也越来越少。在厂里不想说话,在家里不能说话。于是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,他都积压在心。虽然人们爱说,天有多大,心就有多大。而实际上心里的容量十分有限。马学武将每天的语言都囤积在心,一天天地累积,一天天地叠压,他的心沉重得令他觉得自己身体已然承载不起。

得他蛮窝囊。只是我一直不明白,为什么爸爸遗书里不给你写一个字,而且,你房里不放爸爸的照片,爸爸的生日和祭日,你都不纪念他。爸爸在世的时候,你对爷爷奶奶几凶呀,还赶他们走。爸爸死了,你却主动要养他们,还要替他们送终。我就是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。高中的时候,爷爷跟我说,是爸爸对不起你,爸爸在外面有个相好。我就去找那个相好,我问她,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。她却告诉我,说爸爸的那天,跟她打过电话。她告诉爸爸,警察来抓他们,是因为有人电话报案说有色情活动。报案的是个女人。后来,旅馆的老板娘又告诉她,爸爸那天去了“人间仙境”旅馆,从钱包里拿出张照片问老板娘是不是这个人包的案,老板娘一眼就认了出来,说就是她。爸爸钱包里的照片,就是你!是你害了爸爸,爸爸跳江不是因为下岗,是因为他的老婆让他出尽洋相,丢尽脸面,毁了他的前途,却还装成原谅他包容他的好人。爸爸觉得跟你这样的人生活是他的耻辱!所以他活不下去!是你,都是你。就算爸爸有错,你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解决。但是你却耍阴谋。你害我爸爸四十岁不到就命丧黄泉,你害我刚刚十岁就没有父亲。你晓不晓得,我小时候,只有靠在爸爸身上,心里才最踏实。没得爸爸我心里有几苦几痛,你哪里懂得?为了这个,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原谅你。

小宝说着说着哭了起来,一边哭一边继续说,我晓得这件事后,我恨不得跟你拼了。但是我不想爷爷奶奶再受到伤害,而且,我也不想轻易原谅你。你欠爸爸太多,你吃苦受累养我们,这是你应该的。你要了爸爸的命,你就得替他尽责。所以我不想说,我忍着。我已经忍了六年。我本来想一辈子忍下去,让它成为秘密,现在你倒来逼我。那好,我就说给你听。不过你放心,这件事,我不会再说第二遍。因为我不想让爷爷奶奶再伤一回心。官司你要打就去打,谁输谁赢,难得说。

李宝莉呆若木鸡。马学武去世十几年来,小宝对李宝莉说过的话,加起来都没有这一次多。却只这一次,有如排炮,生生将李宝莉摧垮。李宝莉突然知道,人生原来是有报应的。站在平台上,看楼外万家灯火,李宝莉跳下去的心都有了。远处江边的路灯,比往日更加明亮璀璨,在寒风中散发着橙色的暖意。楼下的花坛转盘不时有汽车环绕,几条马路的灯,光芒四射一样,像是从李宝莉脚下的大楼散发出去的。李宝莉恍然记起十几前年,父亲和母亲过来看这新房子。父亲说这房子的风水叫作万箭穿心,没好结果的,当时她还不太高兴。

是啊,李宝莉连父亲当时说话的神态都记起来了。似乎自住进新房那日起,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万箭穿心。万箭都由心头穿过,十几年的时间,心里早已满是窟窿。她知道,自己当年在一念之间,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和人生,包括她自己。夜半的时候,李宝莉平静了下来,就仿佛她用这半夜的时间,修补了自己的洞伤。虽然那上面依然疤痕累累,但到底没有那么疼了。李宝莉想,人生是自己的,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,我总得要走完它。